

此山中

鄧達

加拿大國土伸延，疆土之寬世上前茅，唯大多冰封寒冷帶，不宜人居，國民數量不高。那時在加東不列顛哥倫比亞省，地理課本講五大湖之面積，原來最少的一個安大略湖比整個日本還要大，可當年全國才一千多萬人口，比日本首都東京的人口還要少！人口不在乎多寡，首要重質。

Anne Murray 流金歲月金嗓子

加拿大國土伸延，疆土之寬世上前茅，唯大多冰封寒冷帶，不宜人居，國民數量不高。那時在加東不列顛哥倫比亞省，地理課本講五大湖之面積，原來最少的一個安大略湖比整個日本還要大，可當年全國才一千多萬人口，比日本首都東京的人口還要少！人口不在乎多寡，首要重質。



四十年前後Anne Murray。作者提供

一九四五五年生於加拿大，Anne Murray 早年傳唱，熱門金曲如《High School》、《The Day After Tomorrow》、《You're a Part of Me》、《You Needed Me》、《Tennessee Waltz》、《If Always Love You》等等，讓溫柔感染，撫我髮根耳畔，一會安穩。

隨想國

興國

拉一拉肚子，不是生理上的「拉屎」，而是說不是指導語的「拉屎」。這理說的拉肚子的，是我讀大學時，一個中文系同學出的謎語，謎面是「拉肚子」，猜《孟子》裡的一句話。謎底是「余豈好辯(便)哉，余不得已也」。

拉一拉肚子

文章說，「如昔年「寰球樂」演《客途秋恨》，以原曲過長，因而減短，曲為「月光如水如天，容易秋風又一年。歲月催人真似箭，對此身茫茫百感添！」月光如水如天，亦即謂月光如天，豈非滿天皆月光而非一個月光，故有人認為犯語病……」

這七個被認為犯語病的句子，編訂者宋少璋特地作註解：「本是唐詩人趙嘏《江樓雜舊》的詩句：『獨上江樓思渺然，月光如水水如天。同來望月人何處，風景依稀似去年。』如果句子有語病，也就是詩人寫詩時也犯了同樣的語病。但是，那真是語病嗎？那麼張九齡詩的『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』又作何解？天涯都共此時，豈非就是無論在何處看月，都是同一個月亮，那不就是滿天都是月光嗎？不然，就只有一個人看到月光而已。」

南唐三郎又說：「近曲亦有『落花滿天閉月光』，落花只有滿地，何以滿天閉月光？曲近欠解，若改為『飛花滿天』又不合工尺，『絮花滿天』字義較好……」這七言句子出自唐詩人的《帝女花》，曾被當年的港人改為「落街有錢買麵包，借錢又怕老婆鬧」，是那麼膾炙人口，豈能不辯上一辯？落花，如果是正在樹上開始掉落的花，為何就不能閉月？看日本櫻花開始掉落時，不就是滿天飛花的景象嗎？所以，這肚子，能不拉一拉嗎？

又有喜又有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金秋到京城。十月，是一年中北京天氣最好的時節，想那秋高氣爽藍天如畫，可惜這幾天天氣並不好，有霧霾還下雨。以前從北京回來，箱子裝得又滿又重，都是吃食，大白菜、黃瓜、西葫蘆、香瓜、蜜柑、京白梨。現在可以從北京帶回來的食物愈來愈少，有些香港也有，有些是變了味道。北京黃瓜，講究頂花帶刺，又香又脆，吃遍黃瓜包括外國黃瓜，沒有能比得上北京，出國的朋友帶去北京黃瓜秧苗，在家裡試種成功，分送大家以解鄉愁。黃瓜一直是回港必帶之物，現在這一年不帶了，雖然樣子漂亮，翠綠挺直，頂花帶刺，但是不脆也不爽，不知道是什麼「基因改造」所致。

北京的大白菜是一絕，尤其是秋冬，一棵白菜七八斤，像磚頭一樣又重又結實，蔬果講究新鮮，只有大白菜放得愈久愈好。少許豬油燒熱，放點蝦皮增香，下小量開水滾幾開，下白菜，熬出的湯汁是白的，菜是甜的。當年為了寫劇本，向京城名店「鴻賓樓」一位大廚師了解資料，他最拿手的菜是一道北京的古老甜品，材料簡單，用素油炒雞蛋，要炒兩百多下，把雞蛋炒得像連蓉一樣細綿，一不沾筷子，二不沾盤子，三不沾牙，取名「三不沾」，全靠廚師的手藝和火候。大廚師以為我是來偷師的，對我戒心，炒菜不讓我看，下料避開我，怕我偷走他的拿手絕活兒，我跟他兩個星期，一無所獲。我要走了，他覺得不好意思，終於告訴了我一招：熬白菜不用刀切，要用手掰。試驗過，果然味道不同，漸漸琢磨出道理，蔬果都見不得鐵器，日本人發明陶瓷刀就是源於這個道理。現在香港得到韓國和日本白菜，雖勝於無，畢竟不如北京的好吃，遺憾的是現在北京白菜也不好吃了。

箱子裡東西少了很多，有兩樣尚保留著位置，一個是醬肉，一個是豆沙包。這兩樣食物京城街頭超市到處都有，但必須認準名牌，最好吃的是「天福號」醬肉，「柳泉居」豆沙包。這兩家都是老字號，天福號開業在清乾隆年間，從一個小肉舖發展為京城名號，號號是「獨沽一味」醬肉。柳泉居是京城八大居之一，有四百多年歷史，正宗魯菜飯莊，山東人善做麵食，他家的豆沙包稱得上京城第一。朋友聚會，餐桌上也有天福號醬肉，比我買回香港的好吃很多。細想，明白了，買回香港的醬肉不捨得吃，放在雪櫃裡，當然沒有買回來切片即食的原汁原味。

愛的「獨」語

在醫院裡，經常有人問我：「你家幾口人？還有其他姐妹嗎？」「沒有，我是獨苗。」我回答道。「父母總有老去的那一天，一個孩子實在太單，顧不過來！」作為獨生子女，我會感到深深的無力感，很多時候，那種雜糅著疲憊的觸心之痛令我不能自拔，又不願對外人訴說。

重，雪上加霜的是母親也積勞成疾，臥床了。生活一下子亂了節奏，就像冰雹與石子一塊向我擲來，我有種寸草不敵，身單力薄的脆弱和焦灼。父親落下腦血栓後遺症，發展到小腦萎縮，發脾氣、亂罵人、不講理，常常讓你無言以對，氣得說不出話來，根本無法工作。到了晚上，更是難熬，你又困又累像隻小獸，倒頭就睡，他偏偏不讓你睡，同在一个屋簷下，你拿他無可奈何。迷迷糊糊，熬到天亮，他呼呼睡著了，你必須打起精神來，揉揉充血的眼睛，開始應付一天的各種事務，將昨夜的殘骸清理得乾乾淨淨。

老與病，像是兩根金針，刺中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，也刺破了人性的弱點。父親的吃藥、體溫、喝水、大小便、導尿、沖洗等等，瞬間變成了壓在我心頭的石頭，稍有風吹草動，我就惴惴不安。他最需要人的時候，家中的人病的病，累累的累倒，作為老病號，我也是自身難保。可是，你不管他，他是與你血脈相連的老父親，是這個世界上你最重要的至親。送他去養老院，我打聽了、諮詢了，事無鉅細地問，直到把對方問煩，「問那麼多，不如把老人送來試試。」放下電話，我立刻給予否定。不是自己的家人照顧，一萬個不放心，很多過來者的經驗更是讓我心不忍。僱個保姆，找了一個不合適，換了一個又幹不住，最終還是回到原點。

書。這個時期，最害怕的就是別人問：「你父母怎麼樣？」「叔叔阿姨的身體還好嗎？你身體不好，可不能倒下啊！」他人的善意，此刻變成燙手山芋。出於心底生長的一分倔強，抑或是與生俱來的好強，我慢慢騰騰地擠出幾句話：「還好，謝謝關心。我會多保重。」頃刻，心裡淚如雨下。這淚水，不是絕望，不是畏懼，是被疾病與衰老襲來架不住的難看與狼藉，關乎尊嚴。父母老了，病了，你卻抵不住「養老」二字的圍追堵截，你取得再多的成就，獲過再多的獎項，走得再遠，也不過是一無所有。甚至比乞丐還要窮。父母在，你的幸福就在，你就是有家人的人。

其實，比「一個人」直面難養雙親更殘酷的，是來自人性的歧視。父親對我說過，如果別人有難的時候你不能幫一把，那千萬不要再上去踩一腳，言外之意是說要持有同理心。事實上，人性的可怕來源於此，當老與病降臨，偷襲你的家庭，「不幸」、「苦難」、「殘疾」等字眼便會與你掛鈎，隨之發生變化的是世俗，那些功利的目光、俯視的態度、幸災樂禍的表情，排山倒海地襲來；最可笑的是，從此你和你的家庭會被驅逐出他們的「關係網」，成為「無用」的人。他們會另尋新的關係，循環往復。

作家簡媜在書中的一段話引起我的共鳴：「他們誤解了一件事：我們沒有罪，是遭遇不幸，但並未剝奪天賦，我們被打入悲劇，但並未失去奮鬥的能力，我們在很小的時候當了孤兒，但不代表我們不會長大。以睥睨的眼神看著我們的人更弄錯了一件事，他們以為我們注定要在黑暗中，殊不知，有我阿嬤我母這樣犧牲自己給予全部的愛的最高的領導，我們沒打算在黑暗裡待太久。」當年，她的阿嬤二十多歲守寡，生下的兒子不幸夭折，另一個兒子阿慶十二歲時突然離世，還有個女兒剛出生就夭折了；後來，唯一的長子因車禍而離開。老人飽受疊加的悲傷，比悲傷更刺痛心靈的是來自鄰人的歧視。「於今回顧，那些無情的歧視乃是源自人性裡對死亡的恐懼，遂以殘忍的語言和手段釋放其驚恐。」在困境中，最能看清人性的模樣，也最能使人加速成長。我慢慢懂得，這是我們的必修課——如何迎接死亡，那個一直被忌諱、終要接受它的莊嚴儀式。老與病的考驗，是叫我們做兒女的懂得責任和感恩，以足夠強大的內心去迎接生命這出大戲的幕布緩緩落下，用愛去填充恐懼的黑洞，從而走向喜樂和圓滿。

今年夏天，我的一個朋友突然去世，很慶幸的是，他還有個弟弟。「長子剛病逝，她沒有憂傷的樣子，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。」周圍人議論：「那只是表象，她有些瘋癲，說話也不很正常，是用笑容遮掩內心的錐痛吧。」我覺得，那同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孤獨，孤獨中披掛着一件叫尊嚴的外衣。儘管她還有個小兒，但是，生命的喪失感和無力感難以抹殺。

我羨慕那些姊妹多的朋友，然而，孩子多，事情也多，在贍養父母這件事上，從來都不是以人數多而勝出。今年以來，臥床八年的父親病情加重，雪上加霜的是母親也積勞成疾，臥床了。生活一下子亂了節奏，就像冰雹與石子一塊向我擲來，我有種寸草不敵，身單力薄的脆弱和焦灼。父親落下腦血栓後遺症，發展到小腦萎縮，發脾氣、亂罵人、不講理，常常讓你無言以對，氣得說不出話來，根本無法工作。到了晚上，更是難熬，你又困又累像隻小獸，倒頭就睡，他偏偏不讓你睡，同在一个屋簷下，你拿他無可奈何。迷迷糊糊，熬到天亮，他呼呼睡著了，你必須打起精神來，揉揉充血的眼睛，開始應付一天的各種事務，將昨夜的殘骸清理得乾乾淨淨。

對，共性的有，雖然評論者看得比較表面。他認為○的英國版本○所理解的男女平等，主要是解脫脫束，包括要跟男平等的嗜煙酒、性開放以及反饋體等表現方式，經已成為新常態及生活姿勢，效應不可言。依他的香港觀察，新一屆港姐冠軍愛講粗話，大量買醉的女兒在蘭桂坊找一夜情。但我認為反叛行為背後並不是真解放，而是其認爲是同性同體，倒不如說是一個辯證發展的歷程。

對，共性的有，雖然評論者看得比較表面。他認為○的英國版本○所理解的男女平等，主要是解脫脫束，包括要跟男平等的嗜煙酒、性開放以及反饋體等表現方式，經已成為新常態及生活姿勢，效應不可言。依他的香港觀察，新一屆港姐冠軍愛講粗話，大量買醉的女兒在蘭桂坊找一夜情。但我認為反叛行為背後並不是真解放，而是其認爲是同性同體，倒不如說是一個辯證發展的歷程。

對，共性的有，雖然評論者看得比較表面。他認為○的英國版本○所理解的男女平等，主要是解脫脫束，包括要跟男平等的嗜煙酒、性開放以及反饋體等表現方式，經已成為新常態及生活姿勢，效應不可言。依他的香港觀察，新一屆港姐冠軍愛講粗話，大量買醉的女兒在蘭桂坊找一夜情。但我認為反叛行為背後並不是真解放，而是其認爲是同性同體，倒不如說是一個辯證發展的歷程。

對，共性的有，雖然評論者看得比較表面。他認為○的英國版本○所理解的男女平等，主要是解脫脫束，包括要跟男平等的嗜煙酒、性開放以及反饋體等表現方式，經已成為新常態及生活姿勢，效應不可言。依他的香港觀察，新一屆港姐冠軍愛講粗話，大量買醉的女兒在蘭桂坊找一夜情。但我認為反叛行為背後並不是真解放，而是其認爲是同性同體，倒不如說是一個辯證發展的歷程。